

编辑 李昊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56568225 Email: zrbzbf@163.com

随笔

一位被忽视的中原伟人

李铁城



秋醉(国画) 王明明

新书架

偷你的心情写情歌

宋凌燕

台湾著名作词家、唱片制作人林秋离曾为300多名歌手写过700多首歌曲。

林秋离的《偷你的心情写情歌》共有30篇文章，每篇文章都道出了一首歌曲背后的情感思索和动人故事。

在书中，林秋离回忆初见刘德华的场景，“那时候华仔还有一点青涩”。

而书中也谈到不少林俊杰、阿杜的故事。林秋离认为最初外界对二人的印象(阿杜成熟而林俊杰稚嫩)是有偏差的。

博古斋

令签与签筒

连航

旧时衙门大堂审案，公案上总放着两个签筒，里面分别放着红、绿签。

令签有两种，一种绿色，一种红色，上面通常写有“令”字或书“法、法、严、明”四字。

在清代，令签与签筒还有一个特殊作用。过去衙门经常接到集市交易中因发生纠纷短两而引发的纠纷案件。

到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一年，蒋介石已掌握党政军的实权。

蒋介石有枪，有权，比其他军阀更有着政治上、舆论上的优势。

张嘉璈一定知道，在上海的外滩，与中国银行百步之遥的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早年有个叫席正甫的大买办。

张嘉璈看准了这是一个机遇，同意借宋子文现金50万元，此次借款对广州中央银行来说可谓雪中送炭。

当时，孙传芳正在南京调集大军，准备入江西与北伐军殊死搏斗。

连 载

禁止上海商界的资金外流去支持北伐军。张嘉璈冒着风险，密电中国银行南昌支行秘密汇款30万元以救蒋介石的燃眉之急。

这年年底，黄鄂南下汉口之前，张嘉璈指示北京总行让黄鄂携带密函给汉口分行经理汪湖唐。

张嘉璈先后秘密汇去的这些款项让蒋介石明白了日后军费只能依靠江浙商人。

张嘉璈根据他对南北政治、经济形势的长期观察与分析研究，决定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中国亲赴广东进行实地考察，也得出了与张同样的结论，将“宝”押在蒋介石身上!

于是，中国银行同意了张嘉璈关于秘密接济北伐军、争取由北伐军保护中国银行在南方所有产业的建议。

南国品海(1)

王继兴

晨韵如歌

旅次抵边城，品海在南国。夜色恍若梦，晨韵宛如歌。

翩翩佳丽姿

翩翩佳丽姿，历历洛神影。展翅迎朝阳，引颈唱晨风。

岐山臊子面

郝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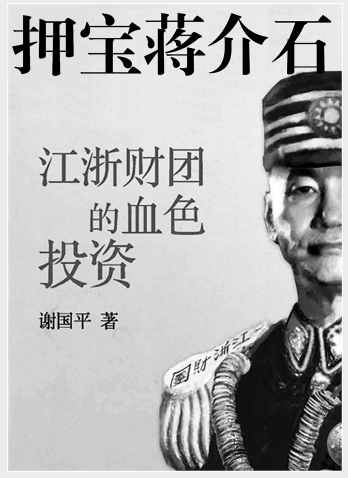
每年到了腊月，南方可能是在杀猪打鱼腌腊腊鱼腊肉，那么作为一个地道的陕西人，如果不“揽”上一大锅臊子面那就说不过去了。

现在人们物质条件好了，很少有人再会做上一大锅臊子肉一吃吃半天的，但是陕西人骨子里爱吃臊子面的传统依旧延续着。

正宗的岐山臊子面的面条讲究“薄”、“筋”、“光”。面条最好是手工铁棍压出来的，也可以是擀出来的。

为啥叫“呛”呢?其实就是先用油爆个香料，再倒入“醋”等液体，这就叫“呛”。

押宝蒋介石



开始形成。此时的蒋介石却坐不住了，北伐花钱如流水，他亟须上海滩提供经费。于是，他派人来上海，上门找江浙新财团了。

1926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朔风刺骨。一艘从汉口到上海的轮船慢慢地停靠在黄浦江边的公和祥轮船码头。

走出码头，徐彬第一个行程是拜访陈光甫，要向他说明天下大势，说服他出钱支持北伐。



月落乌啼霜满天…… 郭小平书法

散文

红粟

王太生

粟，是小米。红粟，红色的小米。千百年前，在我的家乡，出产红粟米。

唐代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说：“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

遥想先民当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江下游冲积平原，气候湿热，土壤肥沃，兼有渗透性，适宜稻子的生长。

古人吃过的红粟，土锅灶台，用柴火或稻草，煮饭煮粥。红粟米煮出的饭、粥，香喷喷的，微漾袅袅热气，盛在青花白瓷小碗中，煞是好看。

红粟米，有远古温暖的意境，视觉与味觉上的快慰。我在博物馆里，见到“釜”，一种古人烧饭煮粥的陶质器皿，著明显的人间烟火痕迹。

我不同意百度词条上的解释，说红粟是“储藏过久而变为红色的陈米”，觉得以偏概全，而以另一种态度，表达对一粒米的尊敬。

红粟，不是变色的陈米。那样的稻谷红，只在岁月深处，空旷田畴，常閃烁流转温馨幸福光泽。

白居易诗云：“贫厨何所有，炊稻烹秋葵。红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

家风是什么?陆游《对食戏作》：“香梗炊熟泰州红，苜蓿尊丝放箸空。”

《红楼梦》中的贵人吃过红粟米。第七十五回说：“贾母问有稀饭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粟米粥。”

粟有五彩，红、黄、黑、橙、紫，红粟是一种。小米养人，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等营养成分，被凡夫俗子的肠胃消化吸收。

“一粒米，七斤四两水”。幼时吃饭，外祖母不让我们将米粒，掉落在饭桌上。

红粟米，古意芳香，颗粒晶莹。屈原《九歌》中，有一群芸芸众生，扛着犁耙农具的厚土小民，对天顶礼膜拜。

温热的雨，打在稻谷上，呈一朵花状，飞珠四溅。红粟米，在雨水中，互鼓而歌。

雨水顺着稻秆滑落，是一个人在暗夜夜里，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

这是红粟的呼吸，在农耕的城池，气息如兰。城与水融为一体，稻的呼吸，也是城的呼吸。

想象我在一个清亮的早晨，坐上一条船，在雨中出行，去寻找那粒红粟米。

忧如一株稻，我在这个雨水充沛的老城，生长了几十年。老城的瓦楞上，雨水顺着青瓦流泻，如线。

红色的“红”，粟谷的“粟”。这不单纯是对一种颜色的分辨，而是对一种稻作文化的怀念。

红粟米，微闭上眼睛，就能听到稻遇水和热，灌浆抽穗的声音。

口渴难耐，腹中饥时，我曾经多么想喝一碗红粟粥，不稠、不稀，畅快淋漓。

那样一种红稻谷，终是在千百年的生长蜕变中，消退了颜色。